

# 小人物與大將軍

## 敬懷孫立人上將

(上)

● 鄭錦玉

### 水電工結識大將軍

歲月悠悠，轉眼已是最敬愛的孫立人將軍過了一百零一歲冥誕，也是他逝世十年又七個月的時候，十年多來的日子是悠長的，但只是他遭幽禁卅三年的三分之一還不到。而我，一介小小的水電工作者，及土生土長的台灣籍小老百姓，因為裝修水電的機緣，結識了不世的大英雄、抗日、剿共的名將，而在他幽居「孤館」的日子，只有我可以自由進出孫「公館」探望他，並聆聽他想說的話。然而十年前，他含冤辭世，從此天人永隔，我再也看不到他老人家慈祥的容顏和頹長的身影。

記得是一九九〇年三月初，驚聞孫將軍年邁生病，身體孱弱，我雖遠居美國，

仍急忙趕回台灣赴孫公館探望他老人家。當時，我心想老將軍生於庚子年（一九〇〇），這年巧逢庚午年（一九九〇）子午相沖，將是難以擺脫的命運氣數。三月二十一日，這天剛好有香港的葛琪先生，約同柳作梅教授、許遜教授和潘德輝兄，要看老長官孫將軍，老將軍也希望他們能和我認識見面，所以在前一天即囑咐德輝兄通知我在翌日早上十點鐘在孫公館和各位見面，我延誤些時才趕到。潘德輝我認識外，老將軍也為我一介紹，我們在客廳坐下，隨後一起照相，孫將軍要我坐在他的左側，並特意伸過手來，緊緊的握著我的手，他是那麼有力的緊握著，這時我看到他的病容，內心有陣陣的酸苦難過，我意識到和他老人家見面的機緣不多了！也意會到我曾在老人家面前所許的誓言

我要去實現，這段君子諾言說：「在我有生之年，無論翻案的路途如何艱辛險阻，我一定要將您的偉大歷史功勳公諸於世。為『莫須有』的冤屈向政府當局力爭申冤，直到還您清白和榮譽。」這一段承諾，我不敢忘懷。雖然我內心浮起際別依依的辛楚，但我還是以堅定無比的信心和笑容，去接納他老人家最後一刻的祈待。因此，十多年來，常飛馳於美國、台灣兩地，搜集有關孫案的冤情資料，向政府當局鳴冤陳情。

### 澄清冤獄還給清白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初，我攜帶草擬好的陳情書回到台灣，擬向蔣經國總統面陳，請其將孫案冤屈作妥善了斷，以免給中華民國歷史留下重大之汙點。但是，在我

入關時即被情治單位預期查獲，並被台北調查局六人小組廣續偵訊二十四小時，命我寫切決書發毒誓，對孫案內容不得洩漏片字，以免影響政府當局形象，第一次申冤是失敗了。一九九七年四月初我知悉監察院王作榮院長上台。因我在民國五十年間，當時才二十三歲，因服務之公司被美商公司欺騙工程款，我代表三家公司向法院提出告訴，經外交部劉達人司長之介紹認識王院長夫人——最高法院庭長范馨香大法官，並曾數次到過王院長公館拜見過范法官。因此和王院長有一面之緣，我即返台求見王院長，王院長說：「孫將軍是一代名將，只是在台灣，他得罪了蔣經國才遭此下場：。」王院長贊同我提出陳情，但監察委員除江鵬堅委員、葉耀鵬委員等堅決要復查孫案外，其他如羅文富、翟宗泉、梁尚勇、謝崑山等委員則反對復查，正義之聲還是失敗。待一九九九年年初，我取得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提出以朱法源教授和沈克勤（大使）所提出之「孫立人與高雄郭廷亮匪諜案」真相報告書為依據，於當年六月十四日由名政論家孫慶餘陪同，再呈送五份陳情書附上項歷史真相報告書直接送康寧祥委員，分送

給錢院長、趙榮耀委員、林孟貴委員、江鵬堅委員等幾位頗有正義感之委員，這才使孫案之復查急轉直下，待去年十月我再策動孫將軍家屬及部屬，一定要為孫立人將軍做一百歲冥誕暨逝世十周年紀念，造成輿論支持孫案冤獄要澄清之聲勢。同時，我於十月二十日再呈送一份陳情書給陳水扁總統，陳總統隨即覆函稱讚，並交代有關單位儘速處理，這才使孫案冤獄早日水落石出，以還一代世界名將之榮譽和歷史之清白，這是新政府之一大德政，當可告慰孫將軍在天之靈！

### 鄭為元送葬情感深

我到孫公館裝修水電是一九六三年農曆新年的前兩天，工作中與孫將軍攀談而結識，進而建立了友誼，成了忘年交。

蔣經國就任總統後，派馬紀壯秘書長來訪問孫將軍，馬紀壯是來探查孫將軍之心事，第一，請孫將軍是否再為國家做事，這是貓哭老鼠的舉動。第二、要贈送一幢樓房給孫將軍，以便讓孫將軍搬遷該房子，也較好「照顧」之意，孫將軍婉拒贈送，後來看到房子很破舊，才勉強答應修理房子。第三、孫將軍請求退休，蔣經國

同意。一九八八年，孫立人解除禁錮，中研院張玉法教授到孫家來訪問孫立人，作口述歷史。三十多年未接觸外界，他有些緊張，即整裝待候，深怕禮數不周。孫將軍恢復自由後，在親友和部屬催促下，孫將軍向監察院提出鳴冤，監察院派羅文富委員接案，羅委員來孫公館會見孫將軍了。但並未查詢冤案原委，只是虛與應付，最後不了了之，令天下人失望之。

解禁後，鄭為元和郝柏村都來探望過孫立人，鄭為元在孫立人做陸軍總司令時，鄭為其麾下的第五署署長，長官之情特濃，出殯前一天，一早由台北趕到台中，又看墓地，又到靈堂指揮佈置，包括鮮花擺法、輓聯掛法，無不盡心。第二天，全程參與出殯，還偷偷的掉眼淚，堅持到最後才離去。郝柏村也是在軍官班受孫將軍調教過，並由孫將軍派他到金門當砲兵指揮官。

### 稅警團出身的名將

孫立人為安徽廬江人，一九〇〇年生，父親孫熙澤，為清光緒甲午科舉人，歷任登州知府，登萊青膠道台，山東審判廳長等職，為段祺瑞皖系的重要文職人物。

後從事教育，曾任北平中華大學校長。孫立人自幼在家塾中受教，奠定國文和英文基礎，後來隨父在山東期間又學德文。當時孫立人年方九歲，目睹山東租界德人對華人之欺凌，成為他投身軍事之導因。

孫立人於一九一四年以安徽省第一名考取清華庚子賠款留美預科。預科共八年，他因期間受傷病休一年，於一九二三年畢業。其間於一九二一年作為中國國家籃球隊前鋒陣容參加在上海舉行的遠東運動會，戰勝日本、菲律賓，獲冠軍。

孫立人於一九二三年清華預科畢業後，即赴美求學，原欲學軍事，但其父對當時北洋軍閥甚為反感，反對他學軍事。故入普渡大學學土木工程。因其預科已習工程基礎科目多門，所以逕入三年級。一九二五年取得工程學士學位畢業。（進普渡大學時，曾半工半讀，為某土木工程設計公司當設計員，以充實所學，至畢業後，洞悉中國已到了內憂外患的地步，要救國家就必須飽學文韜武略，所以再進入維吉尼亞軍事學事），即申請得入維吉尼亞軍校，斯時其父鞭長莫及，亦無可奈何。孫因已有學士位，故直入軍校三年級習文史，一九二七年以文學士畢業，畢業後赴歐美

考察各國軍事後返國。

孫立人返國後其父因原為皖系大員，馮玉祥欲請孫立人當司令部高參，但為孫婉拒。一九二七年進入現政大前身的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任學生大隊隊副。一九二八年，蔣介石請來德國軍官顧問團，欲建立新式國防軍。先成立陸軍教導師，孫即請調入任上尉排長，開始其一生的軍事事業。孫在教導師表現出眾，很快升任少校連長、中校營副、中校營長。一九三〇年孫請調入憲警教導總隊任上校第一大隊長，因其好友，清華預科同期，諾維其軍校畢業的齊學啟相邀。但不久就因怒打剋扣兵餉的軍需官，與教導總隊長關係惡劣。同年因德國顧問推荐，調任蔣介石的侍衛總隊上校副總隊長。然而孫熱衷帶兵打仗，對衛隊無甚興趣，一九三二年即請調入財政部稅警總團任特科兵團上校團長。稅警總團很快擴編為六團二萬五千人，孫任第四團團長，駐防江蘇海州。

孫立人一生三次練兵，這次海州練兵是第一次，歷時六年。期間曾有短暫的離開海州執行剿共，駐防等任務。

一九三三年稅警總隊調江西剿共。期間參加剿共的共四十八個單位舉行射擊比

賽。孫立人稅警第四團占了個人前十名的七位，並奪取團體第一名。劉勤八十三師在七琴吃緊，在稅警第四團趕來增援前就轉進了。孫以一個團接下一個師也難予防守的防地，打破共軍的夜襲和糧食封鎖，迫使共軍放棄對七琴的爭奪。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稅警總隊奉調到潼關。第四團奉命派一連任總司令部警衛。這個連到任後，除當日服勤務的士兵外，其餘仍按孫立人平時規定出操訓練。司令部的參謀長發現後大罵連長：「你們是來訓練的還是來擔任警衛的？」連長說：「我們團的規矩如此，除現場勤務外，每日都要不斷訓練。」參謀長說：「現在是作戰時候呀。」連長說：「平時戰時都是一樣。」參謀長說：「胡說，我不懂這些洋規矩。」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稅警總團配屬張治中第九集團軍參加淞滬會戰。編為一、二兩個支隊。司令官分別為何紹周、王公亮。總司令黃杰。孫立人的稅警第四團在蘊藻和大場兩處戰役中脫穎而出。當何、王皆因指揮無方，而被撤職，時孫立人被升為二支隊少將司令，防守蘇州河周家宅一線，與日軍血戰兩周，孫立人被日軍

迫擊炮擊成重傷，全身中彈片十三處嚴重失血，昏迷三天，經部屬背離火線送醫，但重傷未癒，因報國心切，自請離開醫院，重披戰袍，轉赴貴州南部，編練六個戰鬥團勁旅。後來選派三個團成立新卅八師，參加遠征軍行列，新卅八師在孫立人指揮下成為世界第一流勁旅。

### 仁安羌一戰揚威名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使太平洋美國海空軍戰力幾陷予癱瘓。在亞洲日軍迅速席捲了中南半島，並長驅直入緬甸，聲言與其軸心國希特勒納粹德軍會師中東。日軍侵入亞洲各國，掠地奪城如入無人之地，盟軍海、陸、空各軍，悉被重創，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六日，國軍應英政府之邀，派遣遠征軍三個軍進入緬甸抗日。二月間，在緬甸錫康河以南地區，七千英軍被俘，三月七日，不戰而棄仰光。四月初，英、美等各國盟軍，和中國遠征軍已抵擋不住日軍之兇猛進攻，節節敗退。四月十六日，英軍第一師和裝甲第七旅，被日軍圍困在仁安羌山谷區，彈盡糧絕已兩天。同時中國遠征軍第六軍有一個師下落不明。盟軍在緬甸的戰局驟

變，決定放棄緬甸，退走印度，中國遠征軍撤回國境。

當盟軍在戰場上最危險時刻，孫立人率所部二、三、四團及直屬部隊編成的新三十八師，於四月十一日抵達緬甸故都曼德勒，奉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委員長之命，由孫立人擔任曼德勒守城司令。十六日，英軍第一軍團司令史林姆將軍，含淚而急迫的親向孫立人求救，孫當面答應在三天之內救出被圍英軍的承諾。可是在仁安羌救英軍之戰，受阻於他的上司副司令兼第五軍軍長杜聿明，十六日夜晚，孫立人又親自到司令部請求軍令，並請派兵支援，可是羅卓英司令和杜聿明都避不見面，待到午夜十二點尚見不到上司主官，而前線戰況又非常危急，救兵如救火，當夜竟在司令部浪費了五個小時，還得不到軍令，孫將軍氣憤填膺，正氣凜凜的向楊業孔參謀長說：「我們是奉命遠征緬甸，與盟軍共同抗日，現在盟軍有急難，我們不能見死不救，救英軍之戰，我願以我的性命向上級做賭注，如果我不能戰勝的話，願將我的人頭請人提呈上來……。」這時，羅卓英和杜聿明皆認為敵我雙方戰力懸殊，勉強出戰救英軍，等於以卵擊石，白白

送死，但孫立人胸有成竹，以哀兵之勢，抱必死之決心，於十九日凌晨四時，親率九百將士，進攻敵軍司令部，火燒其大本營，雙方展開最慘烈的爭奪戰，戰陣三進三出，短兵廝殺，戰至午後三時，號稱日本常勝軍的強敵，第三十三師團一萬多人全被擊潰。這是敵人久經沙場，第一次嚐到慘敗，他們丟下一千兩百多具死屍，和所有輜重武器、馬匹等逃出陣地。我軍將被困英軍七千多人，和被俘之隨軍記者、傳教士等五百人救出，這才免被殲滅之危。仁安羌戰役，震驚了世界，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作戰指揮官，以最詭譎高超的戰術，擊敗十倍以上的日軍強敵，贏得最艱險的一次大勝仗。出戰中，杜聿明擔心孫會戰敗，為推卸責任，即向重慶蔣委員長參奏孫立人違抗軍令，想不到孫將軍一舉擊潰日軍強敵，才免被審判。

盟軍和中國遠征軍決定放棄緬甸，杜聿明率領大部隊越野人山往國境撤退，命孫立人率新三十八師殿後掩護。盟軍則撤往印度。在軍事會報上，孫立人曾強烈的勸諫杜聿明說：「現在雨季將臨，遠征軍應先撤往印度，若逕入野人山，全軍必將餓死在蠻荒的山裡……」但杜聿明不聽，

把部隊帶往暗無天日的野人山裡，途中為師長齊學啟，為了在仁安羌作戰負傷之大，遭難，齊學啟身受重傷被俘，這位與孫立人同為清華大學，留美系的抗日名將，忠貞不移，不幸於抗戰勝利前夕，在監獄中被日軍派人謀刺身亡，壯烈殉國。（未完待續）

十六日，第二師師長戴安瀾在退卻路上，遂親自徒步護送受傷袍澤，追趕先撤退之主軍，途中遇敵騎追至，在輕重機槍橫掃下，除了兩位跳入河中逃生外，其餘全

批官兵，被遺棄在軍部野戰醫院沒人照應，追趕先撤退

師長齊學啟，為了在仁安羌作戰負傷之大，遭難，齊學啟身受重傷被俘，這位與孫立人同為清華大學，留美系的抗日名將，忠貞不移，不幸於抗戰勝利前夕，在監獄中被日軍派人謀刺身亡，壯烈殉國。（未完待續）

# 中外名人傳稿約

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自三三八期起增闢「中外名人傳」專欄，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歡迎國內外讀者惠賜大作，稿約如下：

- ①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為限。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出生地、生卒年月、重要學經歷、主要事功及成就、著述、特殊事跡、文字力求簡潔流暢，以通俗易解之白話文為限，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
- ②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
- ③「中外名人傳」以現代人物對世界、人類社會有貢獻、有影響者為限，不論在朝在野，各行各業，均所歡迎，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以便查對考正。摘錄他人著作、推荐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
- ④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
- ⑤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中外名人傳」編輯部收。